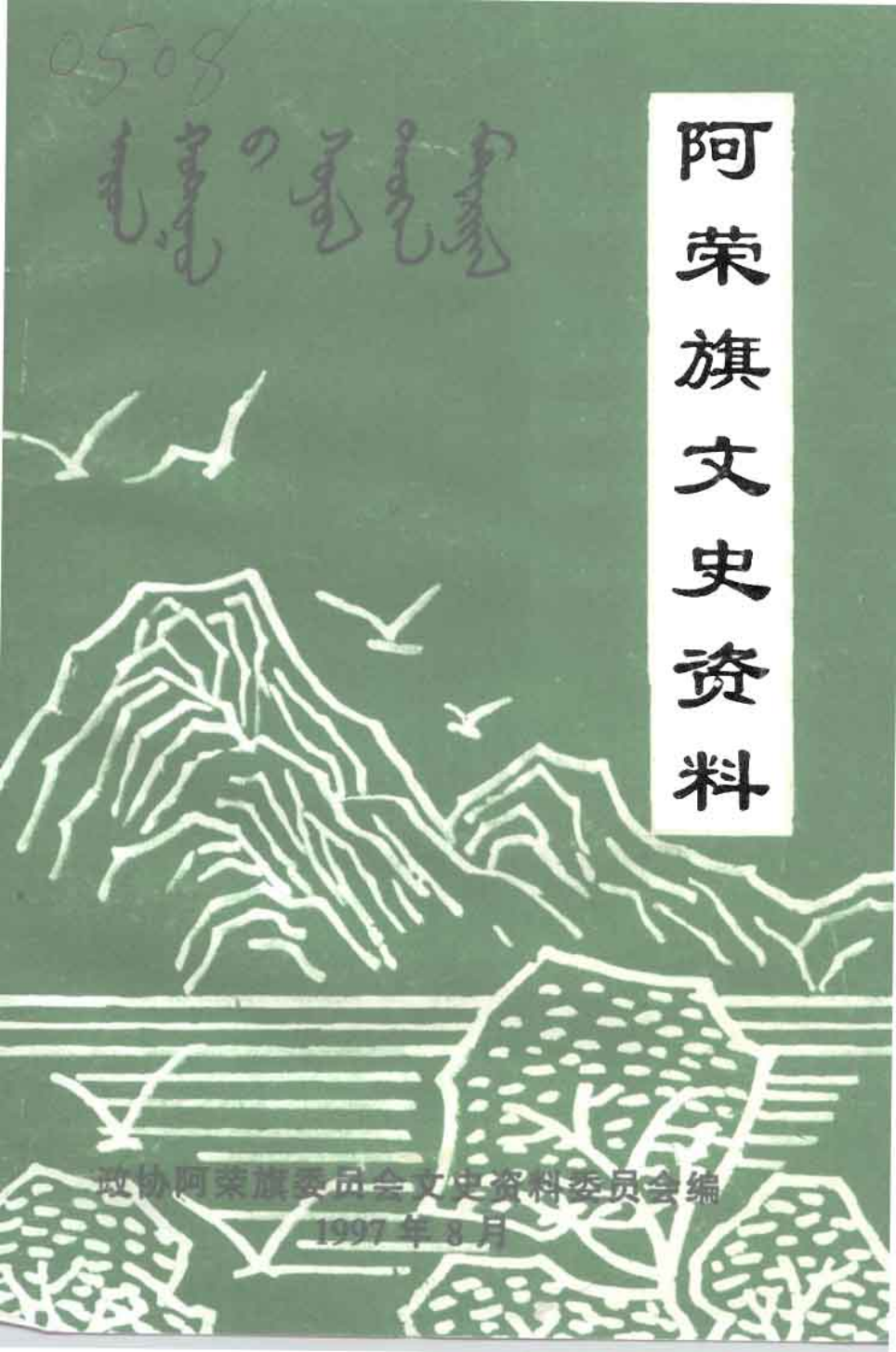


0508
阿榮旗文史資料



政协阿荣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7年8月

阿荣旗文史资料

(第二集)

政协阿荣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7年8月

目 录

回 忆 录	阿伦河风情录 王增田 (1) 附录 (126) 难忘的记忆 (126) 朱老总的笔记本里记着我的名字 (126) 刘帅说当县官的可不要忘了老百姓 (128) 难忘的记忆 (130) 故乡情·庄河行 (134) 我的青少年时代 (138) 父亲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金英 (166) 老迈七稀归故山 李彤之 (170)
少 数 民 族 今 昔	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鄂温克族才有今天 杜岚 (175) 阿伦河流域鄂温克族学校简况 杜岚 (179)

阿伦河风情录

转忧为喜天地新	(1)
改土增肥与“支农服务队”	(4)
关乎一方百姓命运所在	(8)
首次东八乡之行印象记	(10)
农业的起伏	(17)
龙年的悲壮	(20)
两次出席全国农业会议有感	(26)
失误的路线教育	(31)
清查工作与平反冤假错案	(34)
“文革”遗风种种	(39)
办公楼与“田喜路”	(42)
最得人心之事莫过于建电视塔	(46)
“绿色宝库”与火魔	(48)
流民潮的冲击及其利弊	(58)
复兴水库工程建设与验收纪事	(72)
乡镇建设与干部生活	(86)
让中青年干部在实践中施展才华	(91)
生活广角杂话 (15)	(97)
通过“三同”交朋友 (1)	(97)
下乡不听汇报 (2)	(98)
替“牛副官”保媒 (3)	(100)
“两个强眼子吵起来了” (4)	(101)
毁地风波 (5)	(103)
追回“搜刮”的民财 (6)	(105)
公安局举办收受礼品展 (7)	(106)
长“四个心眼”的人 (8)	(107)
二赖子队长的口福 (9)	(108)
八分钱的否决权 (10)	(109)
困 惑 (11)	(110)
认 亲 (12)	(112)
欠 情 (13)	(113)
洒泪惜别二叔 (14)	(114)
醉酒 图 (15)	(116)
醉 结 语	(121)

转忧为喜天地新

调我到阿荣旗工作的消息先在那吉镇传开了，有人来电话问布特哈旗旗委“是否有此事？”回答是“不知道”。1974年12月初阿荣旗委副书记，我的老友姜志厚陪送高元太（原阿旗委组织部长到布旗委任组织部长）上任时问我“什么时候到阿荣旗上任？”我愕然，说“没有调令啊。”他们向布旗旗委刘岚书记说，“阿荣旗委已接到盟委转黑龙江省委任命的通知。”刘说，“我们至今还没接到令。”为此，盟旗之间发生误会。盟委埋怨刘岚不放人，刘说没有调令怎么放人？并对盟委有意见。这时刘岚也不愿放我。因当时几位副书记，杨双魁与我是当地人，又是刘的得力助手，双魁是旗委常务书记，我是旗革委常务主任。而双魁患胆结石正在治疗中，不能坚持工作。这时我若走，他少了帮手。再说他又不想留在布旗，我走了他回盟的事不知道拖到何时。因此他向盟委领导讲了个人意见，盟委领导说，省委已经批准，不能更改，刘也就作罢了。

这时旗委接盟委电话通知说，盟委领导要找王增田谈话，让王速来海拉尔。我于12月13日到盟里，14日盟委第一书记丁子峰和常务书记陈海山两人一起在盟委同我谈了话。

他们说，“调动工作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知道交流干部既有必要又是正常现象。当前阿荣旗整个形势是好的，特别是农村形势好。旗级机关过去有派性，两个派头头经过整建党表现还不错。农村基层干部挺认干的，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工作会上去的。旗公安政法部门较弱；旗委组织部还缺部长，需外部力量去加以支持”等等。

尔后，我找盟委组织部副部长史全义要人，出任旗组织部长。我点了两个人他不答应，后来派盟委组织部干事、阿荣旗当地人姚恩铭任部长。当时史全义说，“很对不起，你回去向刘岚同志解释一下，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发令时主送

机关只发阿荣旗委，忘了发给布旗旗委，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刘岚同志谅解吧。”15日回来后我向刘书记作了汇报，在旗革委把工作作了交待。不到一周就到阿荣旗上任了。

提起此事，还要作点交待。是年9月中旬，盟委常务书记到布旗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谈了想法：目前境遇艰难，像似腿打了绊，前进不行，后退不得。受派性干扰厉害，对两派干部都表扬不得批评不得。所谓打倒我的那一派里有工作干得好的同志表扬不得；所谓保护的一派也有干错事的人，你若批评，说你忘恩负义；若批评所谓打倒的一派干坏事的人说你打击报复；表扬保护一派的人又说你支持派性等等。然而我适逢中年（周岁46）身体还好，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事，换个地方还可能发挥我的某些长处。但我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是跟人干活惯了，我会配合得很好，智谋不足，只能当助手。谈完话，我没当作一回事，不想真的换了地方。到了真要走的时候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乡真有点依恋不舍。

12月21日上午刘岚同志乘车送我和康喜成同志上任。康任阿荣旗革委会副主任的令10月份旗里已收到，他当时公出在外，回来后他不愿去。后来听说我也去阿荣旗，就等着和我一同前往。

我坐在车里，看天是灰蒙蒙的，云是低沉沉的，雾气腾腾能见度很低。而我的心情同天气景色一样的沉闷，除了留恋故土外，有两件事困扰着我。一是不满三岁的小儿子王春患感冒发高烧，正在打针治疗中，家里除了他妈没人能帮上忙；他哥哥王宏，姐姐王伟都是知识青年在乡下劳动；我老妈70多岁也照顾不上，可苦了妻子唐淑霞了。

二是从阿荣旗传过来的杂音“王增田是四清下台干部，不受欢迎，”并说，有25名干部联名写信告到黑龙江省委。好家伙你看多么邪乎？我忧虑在这种氛围下能否干好工作？

在车里回顾盟委领导说的话：“我们知道你的问题，就是四清前后犯过错误，那是公开的，又都过去了，今后严格

要求自己就是了。并说，盟委派你去，是会支持你的。”又回忆姜志厚送高元太时说的话，“老王，你放心，我是布旗去的，20多年了，现在可以说是阿荣旗当地老人了。这些干部我都了解，若出什么事，我负责任。”我熟悉他的为人，同他的名字一样志诚厚道，他的话，当然可以信赖了。

在车里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神州大地如此广阔，各色人等、各色物种、各色事件全都会有，不足为奇，这是合理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更何况自己确是四清下台干部。佛经上说：“和睦同居真善美。”关键是要允许人家说话，也要允许别人开自己的玩笑。退一步说在身边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倒是好事，会使你谨慎从事少犯错误。因此暗下决心不可针锋相对，不能锋芒必露。要以情感人，真诚相处。

这些干部都是何人不得而知，也勿须知晓。在平素接触中无意中听到几个人的名字，都是部办科局负责人，都在布旗搞过四清，然而他们是本旗工作骨干，敬业精神很强又有能力，在我任职期间都提拔使用了。当然这件事对谁也没有提起，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人能滋润人，也能摧残人。经过浩劫之苦的人际关系需要阳光，勿需冰霜。何况这都是过去的事，又是尊旨照章行事，没有个人恩怨，得容人处且容人吧，“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嘛！在多年相处当中他们亦了解我的为人，我们竟成了挚友。

在阿伦河畔、格尼河两岸，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与思考之后，好像发现了新天地，觉得天是新的、地是新的、人是新的、物也是新的。摒弃以往在布旗的任何框框，跳出了圈子，没有框子，一切从头学起，从新做起，勤奋自勉，会有所为的；俗语说，“树移则死，人移则活”这里可能是我生活变化的新的起始点；我觉得在这块广阔的新天地里，自己身上有限的能量会全然释放出来的。

(1995.2.5 起草于海拉尔)

改土增肥与“支农服务队”

12月21日当天中午我们到旗招待所同旗党政领导人见了面，他们欢迎我们并热情款待了刘岚同志一行人。第二天是礼拜天，和老康俩走访了几个机关，接触了一些假日值班干部。

23日参加了旗委预定的常委会，由常务书记、旗武装部政委王寿鹏同志主持，研讨两个问题，一是开展基本路线教育的布点和改土会议的安排；二是听取旗武装部汇报盟委、盟军分区召开的民兵工作会议并研究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问题。

会上确定了书记、常委和旗革委副主任下乡蹲点的分工：副书记德木其格、旗革委副主任高子奎和旗委常委盛安日（农民、长安公社新胜大队书记）负责东八乡；常委、旗武装部长敖连生负责阿荣公社；旗革委副主任巴雅尔图负责红旗（新发乡）；旗革委副主任多福顺负责霍尔奇公社；康喜成抓工业，姜志厚看家。向阳峪公社兴发大队是基本路线教育点应有书记负责，我说，“我去吧”。

会上决定路线教育工作队抽调300人，保证250人，在旗直属机关900多名干部里抽调。在16个公社搞梅花式布点，一个公社搞一两个后进大队，一个公社工作队员十四五个人。可以先进帮后进，也可以后进促先进。

25、26日在向阳峪公社兴发大队第七队召开有公社、大队两级主要干部参加的全旗改土现场会。德木其格同志传达了黑龙江省双城县改土造田现场会议精神。所以选择兴发七队开现场会是由于该队改土三年初见效果。该队与布旗大河湾公社东大柜隔河相望。其土质群众称为“丘陵黄沙岗，种啥啥不长”。据说过去老队长季庆山到公社报产量，一报就挨训，人家报三千，他报八百、一千，总也通不过。后来他们分析土质、土壤，就在土字上作文章。沙土地掺河淤土。黑土地掺黄沙土这就叫做清淤改土，拉沙改土。改变土

壤成分和土壤结构，把板结的死土变为透空气培养分的活土。他们连续三年清淤改土 450 亩，使原来兔子不拉屎的黄沙岗，亩产百十来斤，一跃上升到 300 斤，个别地块上了纲要。他们的实践证明，清淤改土和换土是一项工省效宏、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提高亩产的有效举措。他们先改黄沙土，头一二年一垧地拉 50 车河淤土，第三年一垧地拉 150 车土。学校房后有块地 30 亩，连续三年一垧地拉 200 车河淤土。今年（74 年）亩产 557 斤。黄沙土上河淤土等于施粪。该队 42 户 202 人，耕地 1310 亩，今年总产 35 万斤，粮食包干任务 6.5 万斤，已交售 17 万斤，人均上交粮食 800 多斤。边听边看我觉得改土是项有效的增产措施，应因地制宜地推广。

第一次参加阿荣旗这样规模的会议。因新来乍到，第一次接触公社书记、社长和有关的科局长们。我只是带着耳朵听，听出门道了，我认为这些同志肯动脑筋想问题，分析问题有根有据，讲话有板有眼。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提出的问题有：

改土要因地制宜。复兴公社党委书记韩福同志说：改土是改变土壤成分，改变土壤结构，沙土掺淤泥，黑土掺沙子，使土壤团粒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靠山大队是黄沙土，掺上开川排涝挖出的黑土，既不妨碍护岸，又不阻水，取事半功倍之效，何乐而不为呢。阿荣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同志说：改土是新课题，人们不认识，要用实例引导干部群众。改土是增肥、增地热、增加地力，解决肥料不足的措施。图布新公社的同志提出，东部土地黑油油的，今年这么大旱，小麦垧产三千斤，有的四千斤，不改土也敢和西部比一比，何必搞改土，能否多想些增产措施？长安和格尼公社也有人提出，他们土肥不必改土，可搞其它农田建设。有的地方不积肥，不施肥，连粪肥都没用上何必强调改土。

此时我还没来得及看东部土地，不知啥模样。元旦后，我驱车到东部几乡看了看，直观感觉东西部土壤的确差异很大。西部黄沙土面积多，土层浅，东部土地黑油油的，土肥

土层厚，有的才开发几年，地力正在发挥。有人提出双城开发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开发几十年或几年时间。因此改土要因地制宜。

改土不忘治水。胡福元说，改土不能代替水利建设，不能挫伤群众治水的积极性，要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比如打井就能解决坐水种的水源问题。这时旗水利局的同志讲了水与土的辩证关系，水是命脉，土是基础；改土不治水，天旱要吃亏；抓水不治土，有水没用处；土水一起抓，高产夺丰收。因此，改土与治水不可偏废。

会议期间不仅结识了新人新朋友，还见了我多年不见的密友刘万库同志等。老刘 1948 年是卧牛河区农会主任，即区委书记，我当时是该区域基嘎查副嘎查达，他是我的老上司。50 年代他调回阿荣旗之后一直没见面。这次他乡遇故知，久别重逢，显得特别亲切。他约我到格尼公社看看，我答应元旦后去。

“支农服务队”。散会之后走人了。我留在兴发七队参加群众改土活动，同时了解一下乡土民情。他们把屯东边沟淤泥挖出来送到房后山坡的沙土地里，再把黄沙岗的沙子拉到甸子地里。在地里和农民们一起干活，边干边闲唠。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你是哪里来的，干啥的？”“我是旗里来的，是支农服务队的。”他似信不信地问“你们队有多少人？”“有好几百人哪。”“这么多人，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他们在哪儿？”我说“各公社都有，向阳峪公社其它队还有，咱队只我一人。”他还问“你们头是谁？”“我们头儿昨天在这里开完会回去了。”

在这里吃派饭，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了解七队在本大队里是不错的队，队干部好。大队书记扈国臣，原是七队队长，能干肯吃苦，心眼正办事公，该队是他打的底。这人就是脾气涨好训人，同社员关系还可以，队干部若做错事，叫他知道非训不可。当年冬春七队改土 220 多亩，八队改土 120 多亩，全大队 8 个队共改土 800 多亩。

我在该队一气干了 5 天活，于 12 月 31 日晚生产队为我

的房东老林家二儿子参军开欢送新兵晚会，公社老书记陈玉忠同志从公社赶来同我一起参加了联欢会，会上老陈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大家面露惊喜之状。此后，我每次去，农民弟兄们对我都很热情，有什么心里话都肯对我说。

(1995.6.26 脱稿于扎兰屯)

关乎一方百姓命运所在

我在全旗政土会上认识了一些干部了解些情况，又在一个生产队参加了几天劳动，看到了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又走访了东部一些社队，算开始接触阿荣旗农村基层了。

为了解全旗经济状况，向旗委办公室要了一些数字。从数字看，阿荣旗的经济工作是不错的。截止12月20日，全旗粮食征购任务3700万斤完成4170万斤，超额12.7%；全旗生猪收购任务10000头，完成10215头，超过2.15%，是阿荣旗历史上最多一年；农贷收回68.4万元，超计划3.8%；税收计100万元完成132万元，超额32%；财政收入计划168万元，到11月末完成140万元。

农田基本建设上半年出动两万多人，修小型水库塘坝6座，打机井5眼，打新井修旧土井400多眼。几年来先后共修建中型水库（向阳峪水库）一座，小型水库塘坝20多座，蓄水量2500万立方，开川排涝7条，修扬水站2处，打机电井35眼，土井700多眼，平整土地4000多亩，改良土壤1000亩。从这些数字看出阿荣旗农业基础建设不错，也给我以勇气。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一条古训。我以为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毛主席在1956年就指出，“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刘伯承元帅十年前亲自对我讲“当‘县官’可不能忘了老百姓”的话语，至今记忆犹新。也有人说：冷酷无情不能做父母官，心中有百姓才能做父母官。我以为百姓是干部的衣食父母，为百姓办实事是干部应尽之责。

那么关乎这方百姓命运的事情是什么？要看下述情况，先看全旗人口状况，1974年全旗总人口为26.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6万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

再看经济状况，农业总收入2723.7万元（农业总产值高于此数），工业总产值511万元。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绝对多数。全旗只有 13 家小型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和 12 家规模更小的二轻集体企业。固定资金 440.6 万元，其中国营工业企业 358.7 万元。当年利润，国营工业企业负 37.3 万元，二轻集体企业盈利 28.5 万元，盈亏相抵负 8.8 万元。可见农业是大头，占举足轻重地位，是经济基础。

再看农民生产水平的变化

全旗 1966、1974 两年人均占有粮食比较表：

数 字 年 份	项 目	全 旗 总人口	农 业 人口	粮 豆 薯 合 计			上 交 粮食	每 农 业 人 口 平 均			
				面 积	亩 产	总 产		面 积	生产粮	上交粮	收入
				(千亩)	(市斤)	(万斤)	(万斤)	(亩)	(市斤)	(市斤)	(元)
1966		98694	82388	709	204	15039	6578	8.9	1756	793	124
1974		268838	246690	893	202	18083	4938	3.7	992	200	84

(此表不含国营农场)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 1974 年比 1966 年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但由于人口猛增，致农民人均占有耕地、粮食、收入和上交粮食都下降了。向国家交粮减少幅度也很大。这就是问题所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是牵动全旗带全局性的大事，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带动和促进其它问题的顺利解决。我以为应把自己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因此，在我的时间表上农字就占第一位。

(1995.6.27 于扎兰屯)

首次东八乡之行印象记

1975年元月26日我在旗委办公室副主任姜万重同志陪同下开始了东八乡之行。因新到这块陌生之地，对行程路线茫然无知，都由田方文师傅安排。

当日从旗政府所在地那吉镇出发，经长安、太平庄、到格尼公社住宿，翌日上午到得力其尔，下午到图布新，28日到兴安、六合公社，晚间住在自来井公社。29日回旗参加了半天旗委常委会，30日又回到向阳峪公社兴发七队参加劳动了。

我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有不少见闻，吸收了新鲜空气。虽然是“走马观花”但对东八乡有了总的轮廓和初步印象。是年冬天雪小，就是有点雪，也被大风刮的一条一枕的卧在大沟里或横在地里形成雪岗。大地露出的黑土，正如人们说的黑油油的。而且土层深厚，从沟壑露出的土层看深度一般一两米，有的更深。我一看这么深的黑土层便喜出望外，谁看到这么深的黑土都会喜欢的。广袤的丘陵漫岗，茫茫大地一望无际，一条垄三四里地长，一眼望不到尽头，特别着人喜爱。更为令人高兴的是在格尼河两岸看到了大面积甸子地、河套大川，诸如长安、图布新的珍珠川、太平庄的东兴大川、格尼的龙潭沟大川和六家子大川、得力其尔的忠诚堡大川以及兴安的沃勒莫丁大川等，都是黑土层深，土肥水美，是发展农业极有前途的宝地。每块大川都可开垦上万亩甚至更多的良田。

六家子大川和沃勒莫丁大川，50年代曾开垦种植水稻，后来撂荒了。如能把这些肥田沃土开发出来，阿荣旗的农业会大有作为的。（六家子和沃勒莫丁这两块大川，70年代中期重新开发成万亩灌区。）

此行看到了东部的地形地貌土壤土质同西部有很大的反差。西部土质又同布特哈旗大同小异。东八乡土肥地广、人均土地多，是发展农业，发展商品粮的好地方。

不足之处在于大部分社队，尤其长安，图布新、自来井、六合、兴安等公社林地面积积极少，甚至有山无树，光秃山、“光杆路”、“光腚屯”比比皆是。得力其尔、太平庄和格尼三个公社的北部则不同，既有油黑的土地又有茂密的树林。

重踏“长安之路”

头站到长安公社。“文革”前曾是原旗委书记李恩纪同志的学大寨点，粮多贡献大，人称“长安之路”。1965年冬，我曾率领布特哈旗公社书记和几个学大寨点的大小队干部五六十人来参观过新胜大队和德胜生产队治理坡耕地，人工栽松树的事迹。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郭联深同志接待了我们，“文革”中他吃了不少苦头。从那时起这个公社一直是全旗产量高、交粮多、贡献大的公社。

我今天听公社书记郭廷学介绍说，贯彻旗改土会议后批懒汉猫冬思想。有人说“长安土黑油油，石板缝里还有三两油，不上粪也丰收。”批懒汉猫冬思想后出现了干部较着干，群众比着干，干群抢着干的局面，新胜队先干起来了。珍珠队干部不想干，12名妇女要大干，妇女队长李伟霞领着干，促了队干部。听介绍他们对今年生产有信心又有自己典型。口号是学和平（音河公社和平大队）、抓新胜、带珍珠，促全乡。

郭廷学，高高的个头，大专肄业生，虽然年轻，但看样子办事老成、稳当、憨厚，是位有一说一扎扎实实的务实派；分析问题思路清晰，好像不善言讲。

太平庄“不太平”

在去太平庄公社途中到龙门口生产队停车看了看。1973年7月随盟农田建设检查团来过这里，并吃过午饭。给我的印象是生产队很大，地多产量多，集体经济雄厚。停车听队里介绍：该队党团力量很强，有5名党员，10多名团员，设有党小组、团支部。队长姜兴和、副队长杨成恩。社员和队干部都是辽宁庄河人。1974年全队94户，帐面耕地4500亩，多数是麦豆，总产110多万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57

万多斤，是全乡交粮大户之一，户均交粮 6000 多斤，商品率相当高。

中午到公社刚坐下不久，只见公社院子里吵吵嚷嚷来了十多人，担架上躺着一个血糊淋淋的人。公社党委副书记庞兴久同志分管公安工作，经他了解是打架斗殴所致。公社党委书记张守廷、副书记刘远志等同志都在场，我问“这种情况常发生吗？”“每月都有，少者一起，多者数起，都是山里的盲流队，动不动就打架，舞刀弄棒。哪年都捅死一两个人，社会治安很乱。”公社地面大，从公社所在地往北还有上百里地。新来户多，公社干部少，管理起来鞭长莫及。全社约 19000 多人口，其中新来人口 12000 人，大大超过了了老户人口。10 个大队 80 多个生产队，新建队占一半以上。这么大的公社才有 19 名公社干部，没有警察，旗公安局在格尼公社设有公安分局不足 10 个警察管东八乡广大地面，管理半个旗的人口，太难了。

我说，“太平庄不太平”，这么个野蛮地方，你们干部下乡不要跳“单人舞”，要两三个人一组才安全。他们说，干部少，遇着急事一人夜间也走。最好能给公社干部配备枪支。我笑着说，一人一支枪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枪还可以，但是木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公社可以组织民兵维持一下社会治安。

他们还谈了有些队处理“三角债”，开展公物还家活动；改土送粪，公社卫生院 9 个人，自己提出一人 2000 斤粪肥，昨天开始行动，已送出十几车了，公社以此为契机推动其它事企业单位支援农业。我赞扬了他们的做法。

格尼人的干劲与雄心

26 日傍晚到格尼公社，党委书记刘万库同志见到我大喜所望，现到供销社化 4 角 7 分钱一对买了几对沙鸡炒咸菜。他说按格尼规矩：一饭一菜，饭是饺子，菜是炖小鸡。晚餐我和老刘两人喝的酒，姜主任和田师傅不喝酒。夜间忆起往事感慨万千。刘翁说，估计你来会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东八乡是阿荣旗的粮仓，我们心思你会在东八乡蹲点，不知

为啥选在西部向阳峪？我说我来以前旗委领导人蹲点地方已确定下来了，只剩向阳峪空着，我去吧！就这样定的。我说不忙，我会把东八乡放在心上，也会到这里来蹲点的。

格尼是全旗最大的公社，东邻莫旗的宝山和太平公社。公社所在地亚东镇是东八乡物资集散地。全社有93个生产队，21000多人口，帐面9万多亩地实有十多万亩。自流人口和新建队占很大比重，共12个大队，原有大队8个，新建4个大队的书记和会计都原地派出的党员，全社自流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地面治安比太平庄略好些。

万库同志介绍一个新建队的情况。离公社最远的拌子场（后改为青松大队）一队，35户。1973年从山东、河北、吉林、辽宁和四川等省来的。他们不向国家伸手，靠两只手一把镐头起家，自己动手刨镐头荒，1974年粮食自给，人均410多斤。今年准备亩产上纲要。别人猫冬一日两餐，他们三餐，白天打大井，夜间到公社所在地掏厕所，往回拉大粪。他们的干劲值得学习。借助这股劲，公社提出“有苦累在今年，有劲使在今年，有汗流在今年。凭这把老骨头也大干一番。”他今年蹲点在兴泉大队（紧挨莫旗）有500亩梯田搞三级扬水站一处。坡地上水加肥，也准备上纲要。它的下稍河套边的六家子大队条件也很好，是阿荣旗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社主任栾德昌是全区劳模，现在是他儿子栾新田任支部书记。大队在甸子地修了1500亩方块田，发展水稻大有希望。旗商业局蹲点包队同志已到位，定20人，来25人，党员占60%，一位科长五位经理。队伍很整齐，包六家子和亚东镇两个大队。期望在旗包队干部的帮助下把工作促上去。

得力其尔“林中王”

27日上午驱车到本旗最北部的一个民族公社得力其尔。公社距旗所在地那吉镇190多里地，南、西接格尼，东邻莫旗太平公社和杜拉尔鄂温克民族公社。北部是林区，境内山峦起伏，林海茫茫，设有两个林场，得力其尔林场和三号店